

《十送红军》与汉中的渊源

往事

说起红色经典歌曲《十送红军》，可谓家喻户晓，人人皆知。但是，有许多人还不知晓，这首红色经典歌曲与陕西汉中还有着很深的不解之缘。

《十送红军》来源于汉中国歌谣

《十送红军》是20世纪60年代解放军空政文工团挖掘、整理和演唱的一首享誉全国、至今广为流传的红色经典歌曲。

从《十送红军》歌曲的唱词来看，它是红军战士、苏维埃干部、根据地群众共同回忆的反映，也是众多文艺工作者共同挖掘、搜集、整理和提炼的结果，更是陕西汉中红色歌谣《十送》的进一步升华。从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刘志强研究员在2020年第11期《炎黄春秋》杂志上发表的《孙伯和与红色歌谣〈十送红军〉》、2021年第2期《党史博览》杂志上发表的《那些被遗忘的〈十送红军〉歌谣原词的搜集整理》等文章和汉中有关地方档案史料记载来看，《十送红军》歌曲的唱词来源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汉中市南郑区、镇巴县一带，是从广为传唱的汉中国歌谣《十送》歌词改编而来的。一些人认为《十送红军》是江西民歌，可能是从歌曲的曲调判断的。

孙伯和等人

对《十送》词曲的搜集整理

汉中的南郑区、镇巴县、宁强县、西乡县位于陕西南部、大巴山北麓，这里不仅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民间文化和艺术之乡。

早在空政文工团收集整理革命历史歌曲行动之前，汉中的文化、档案工作者已开始收集整理流传在当地的红色歌谣。南郑县文化馆干部石伟是一名军队转业干部，转业前一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军兼陕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、陕西省军区从事军队宣传和文艺工作，曾转战汉中，对陕南文化有所了解。1956年，石伟到邻近四川的镇巴一带搜集歌谣时，听了群众吟唱的《十送》后，感觉很优美。因吟唱者都是文盲或半文盲，再加上方言浓重、吐字不清晰，内容不完



晚年的孙伯和先生。

整，他收集后一直没有发表。

孙伯和和刘守正是汉中市南郑区、汉台区人，两人文史功底扎实，喜欢诗歌和散文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在南郑县文化馆工作的孙伯和，专注搜集、发表汉中歌谣和诗词，在陕南影响很大。刘守正尊孙伯和为师，两人共同搜集、整理和创作了很多歌谣、诗词在报刊上发表。

孙伯和和刘守正挖掘整理《十送》红色歌谣要比石伟早。1952年，他俩采访红四方面军老战士、伤残退伍返乡军人张万春时，张万春连唱带说地回忆了苏区老百姓唱《十送》送红军的情景，引起了两人的注意。1953年和1954年，他俩去南郑县碑坝采风时，听到有人唱《十送》歌谣，立即进行了搜集和整理。石伟有革命经历和部队生活阅历，而且从事过文艺创作，对红色歌谣理解深刻。他约孙伯和采访了张万春后，对孙伯和、刘守正整理的《十送》提出修改意见。1957年9月27日，石伟率先在《陕西农民报》上发表了汉中国歌谣《十送》的歌词，并注明“流传南郑碑坝”。

1958年2月，孙伯和、刘守正在《延河》杂志发表《红军走后人心酸·十送》，受到文艺界高度评价，当代诗人、散文家、时任《延河》杂志副主编的魏钢焰发表评论文章称“《十送》这首民歌蕴藏着丰富、深邃、真挚的革命感情”。

与此同时，汉中市镇巴县也开始挖掘搜集整理《十送》红色歌谣。《十送》诞生在这里，失散的苏维埃干部朱有焯是《十送》的创作者，也是传唱者。1932年

12月，红四方面军打到永乐镇，朱有焯参加红军，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并担任过赤北县苏维埃政府税务局长等职。他编写的《十送》红色歌谣，经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部长刘瑞龙修改后，在赤北县广为流传。1935年，朱有焯在长征途中失散。

符文学是汉中市镇巴县简池镇人，笔名富饶。他的家乡隶属川陕省赤北县，其父和许多亲友都参加了红军。因符文学采写广播新闻稿露出了写作才华，1953年以来，他搜集《十送》等红色歌谣300余首、发表250余首，曾任川陕根据地历史研究会会员、镇巴县政协文史委副主任。

1956年10月，抽调到县政府民政科的符文学在简池区普查革命烈士、搜集革命斗争史料时，见到朱有焯，朱有焯说：“有一首比较长的镇巴红色歌谣，一共有10段，歌名叫《十送》。”朱有焯一边唱，符文学一边记录。1958年，《陕西日报》开辟“都来搜集民歌”专栏，符文学将搜集整理的《十送》等20多首红色歌谣交由镇巴县委宣传部，并转报汉中地委宣传部，汉中地委宣传部选择了一些歌谣投稿报刊。1958年《陕西日报》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办的《民间文学》杂志刊登了《陕南红色山歌·十送》，因为是宣传部门组稿，标注的署名是“朱有焯”“汉中地委宣传部供稿”“富饶搜集”。“朱有焯”应为“朱有焯”，“富饶”是符文学的笔名。符文学搜集整理《十送》歌谣时，没有记录曲调。歌谣发表后，镇巴县初级中学师范学校音乐教师刘光朗经过调查，认

定该歌谣应采用当地民歌《绣荷包》曲调吟唱。他以该曲调为基调重新谱曲后，《十送》在陕南更加广为传唱。

从《十送》到后来的《十送红军》

石伟、孙伯和、刘守正、符文学等汉中文学者挖掘、搜集和整理的《十送》红色歌谣，同出一脉，歌词相同，被冠以“镇巴歌谣”。

镇巴《十送》红色歌谣叙述的是秋天，不是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最后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季节，它反映了苏区群众多次送别红军时的忧伤情景。

镇巴《十送》歌谣中使用的地名、方言和风俗具有汉中特色。如“一送红军下南山”，汉中人习惯称秦岭为北山、称巴山为南山，红军离开川陕革命根据地就是离开南山、离开大巴山。“山上苞谷金灿灿”中提到的苞谷，外地人称为玉米，汉中人叫苞谷，这种作物主要分布在汉中的山区县，是当地群众的主粮之一。“九送红军到通江”的通江，是指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的通江河，1932年12月25日红四方面军解放通江城后，总指挥部、原总政治部设于此，是川陕苏区的军事政治指挥中心，被誉为“川陕苏区首府”。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、镇巴县与通江县相邻，由此可见，红色经典歌曲《十送红军》由红色歌谣《十送》改变而来，《十送》歌谣的发源地就在陕西汉中。

1961年8月1日，空政文工团文学编辑张士燮、音乐编辑朱正本将汉中国歌谣《十送》谱以江西民歌曲调，定名为《十送红军》在北京音乐堂首演。《十送红军》以朴实的内容、优美的曲调，迅速红遍全国。

空政文工团在“演唱版”歌词里加入“里格”“介支个”等江西山歌“衬词”，并将“十送”减少为一三五七九“六送”，不仅使《十送红军》歌曲更加简洁，而且“江西民歌”的味道也更加浓厚，因此，《十送红军》也被署名为“江西革命民歌”，标注为“朱正本、张士燮收集整理”。

《十送红军》唱响全国后，1965年3月被收录《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》一书中，2009年入选中国歌曲、中央文明办等10部委推荐的“100首爱国歌曲”。半个多世纪以来，《十送红军》一直深受人民群众喜爱，成为几代歌唱家最钟情的保留曲目。

侯富乐

露浓气寒菊花俏

——浅说耀州窑缠枝菊纹青瓷碗

鉴藏



耀州窑缠枝菊纹青瓷碗。

若问寒露节气最耐看且好看的花儿是什么花？非菊花莫属！我国古人将寒露分为三候：“一候鸿雁来宾；二候雀入大水为雉；三候菊有黄华。”

耀州窑缠枝菊纹青瓷碗于2002年出土于湖南益阳梓山湖宋墓，碗的口径12.4厘米，底径3.6厘米，高5.5厘米。从外形来看，碗口外敞，腹部内收，小圈足。从上下俯视，碗形圆正，器壁轻薄，器物表面施青釉。青瓷碗内装饰有不同形态的菊花纹饰，分两层纹饰带沿器内壁点缀，碗口最外沿一圈素面无纹，露出豆青色底釉，碗的腹内一圈装饰是由大小各异的缠枝菊花组成的二方连续纹饰带，靠近碗内底的是朵团状菊花。在同一碗内，工匠将菊花的盛开形态从不同角度展现，有从菊花顶部正面向下俯视的团菊，有四分之三侧视面的缠枝菊，有从正侧面观看的刚刚绽放的小雏菊，形态各异，花团锦簇。

有着1400年历史的耀州窑是北方青瓷的代表。唐代开始烧制黑釉、白釉、青釉、茶叶末釉和白釉绿彩、褐彩、黑彩以及三彩陶器等，宋、金则以青瓷为主，北宋为

鼎盛期，为宋代六大窑系，元明时期日渐衰落。其窑址位于铜川市黄堡镇，旧属同官管辖，宋代时属耀州，故名“耀州窑”。陕西历史博物馆中馆藏的五代青釉提梁倒灌壶，被誉为十大镇馆之宝之一，是耀州窑中至精至美的瑰宝，它集“三王”（鸟之王凤凰、兽之王狮子、花之王牡丹）的灵气、霸气、美艳于一身，可谓巧夺天工。“巧如范金，精比琢玉”的耀州窑品亦在世界各大知名博物馆夺人眼目。

菊花作为我国与梅、兰、竹并称为名花，自古被赋予了美好的寓意和作为美好品德的象征，有“花中隐士”之称。菊花生命力顽强，开于霜风来临的秋季，被视为不畏严寒、高风亮节，菊花与松树一起寓意“松菊永存”，与鹤鹑一起还寓意“安居乐业”。在历代诗人的诗歌中也留下了不少关于菊花的佳作，可见菊花受人喜爱的程度。

耀州窑青瓷刻花工艺于北宋时达到颠

峰，史籍上称之为“刀刀见泥”。耀州窑缠枝菊纹青瓷碗在画面的组织安排上，花朵形态虽然多，但是位置经营得当，没有给人无序感，反而在高低错落、大小相间中显出韵律美和节奏美。团菊的花瓣每一瓣都大小相似，均由逆时针方向旋转盛开，在团菊分布上，也是花心处多而深，在花瓣边缘薄而淡，与自然界菊花盛开时的阴影投射，以及花瓣的内密外疏的自然规律相符合。缠枝菊花的组合中，有主有次，分布疏密相宜，以繁密而细碎的菊花叶片做底纹，反衬出几朵菊花的悠然舒展。碗内的菊花枝条不多，但是很好地串联了九朵侧面描绘的菊花以及叶片，菊花叶片的“点”、枝条的“线”、菊花的“面”一同构成了一幅点、线、面俱到，具有高度形式美感的画面。青瓷碗色调碧绿如玉，温润素雅，在青色中又透着几分黄，不禁令人联想到菊花青绿的枝蔓和黄灿灿的花瓣。

雷焕

秦味

梆梆肉

我不大喜欢吃葫芦头，却很喜欢吃梆梆肉。

导师生前喜欢此食，于是也似乎成了师门的传统。隔三岔五，师弟召唤：“走，葫芦头！”而我心里想的，却是梆梆肉。这是不是有点相亲相上闺蜜的感觉，于是有点罪恶感，如果葫芦头是人，心里一定有点难过。是的，这兄弟俩虽然不属于捆绑销售，但很多时候约定俗成，不会零卖。只要食客们一坐定，通常都会招呼老板：“素拼，梆梆肉！”随即咔嚓一声，一瓶白酒放在桌子上。

梆梆肉和葫芦头的名字，从字面都无法知晓是什么东西。从形态上而言，一鼓一鼓的猪肠子和葫芦还有那么一点相像的意思，梆梆肉与猪肠可就无关了。坊间流传说，梆梆肉以前和下水一起卖，以木梆梆敲击提醒人的注意，于是，就有了此称。还有说，此食百余年前自河北传来，无法追考，但已然成为西安这座城市的味觉符号。

严格来说，葫芦头是猪头，梆梆肉

是猪肠子，但两者八九不离十，都是一条绳子上拴着的蚂蚱。或者更像是失散的兄弟，一个人入了浓汤之家，一个走了烟熏之户，兜兜转转，冥然相逢。

我吃梆梆肉，从来不是大口的，而是用舌尖分几次去咬，将那经过烟火熏就的肠衣铺展在齿面上，经过研磨，使之老味经由舌侧，传递给神经。梆梆肉是要趁热吃的，有温度的撩拨，它特有的味道才能穿透鼻腔，如果再送一口白酒，人生的滋味在那一瞬间似乎才被浓缩还原地如此真切。

其实，梆梆肉的制作，除了主料猪大肠，还有猪头肉、猪肚、猪心、猪肝、和猪尾等，其他都好说，唯独猪大肠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神秘隐臭，对于这种气味，喜之者不能自己，恶之者躲避不及。为了消除这种臭味所带来的其他联想，制食者可谓不厌其烦，可正是这种无法根除的臭味，满足了人们正常味觉的补偿性体验。猪大肠反复抽油翻炒，热水里除腥去腻，同时，再另锅沸煮调料汤，接下来，将大肠

投入其中，文火炖煮，出锅沥干后再用食碱法祛其腻油。

梆梆肉独特的老味，来自最后一道工序——熏，也正是这一烹饪手段，使得原本的臭腥味有所遮蔽且意味悠长。最初时，有在街头就地熏制梆梆肉的，其原理虽与熏腊肉相似，但梆梆肉更倾向于烟熏。煮熟的猪大肠被架在盛满锯末铁箱的金属网筛上，铁箱内置锯末点燃，以余烬后的白烟遮盖熏熏。这种熏制手法，看似平淡无奇，但火候的掌握、熏制用的材料都自有讲究。这种传统烟熏的方法会产生大量的烟雾，如今已不大用了。但以桃木、梨木、松柏木为料所熏制的梆梆肉，的确要比电熏的好吃很多。

西安城里经营葫芦头的名店，大都善制梆梆肉，如春发生、天发芽、春发芽等，而以梆梆肉名气为胜的，则就不多了，可说的当如小南门的诚信和，东厅门的朱秀英梆梆肉，新民街的老耿家梆梆肉等。

十年前的冬季，导师带我去南院门



的古旧书店，末了，特意带我在斜对面的春发生里吃饭，讲起他祖上功业以及自己少年时的生活种种，甜水井周围的方圆数里，都连接着他生活中的过往记忆。可对我一个农家的子弟而言，虽然今天也平淡无奇，但对这些食物多也只是味觉的消受而已。但可以说，后来的葫芦头和梆梆肉大多都是和导师吃的。音容笑貌、低语交谈，品咂间，这食物也便有了别样的感触。

我与葫芦头和梆梆肉的最初接触，就是因为导师，后来记忆的加深也是因为师弟，我几乎没有与他人享用过此食，因此，这种味道与我心灵连接的就是那些特定的人事。

张西昌

长安杜甫纪念馆简史

杜甫纪念馆，初名杜公祠，位于西安市长安区韦曲镇东南双竹村，背倚少陵园，面对古樊川，与千年古刹牛头寺和杨虎城将军陵园毗邻。

明末清初著名学者、诗人屈大均《杜曲谒子美先生祠》诗：“城南韦杜满川滨，工部千秋庙貌新。一代悲歌成国史，二南风化在骚人。少陵原上花含日，皇子陵前鸟弄春。覆契平生空自诩，谁知词客有经纶。”此诗不仅道出杜公祠准确位置，又描述杜公祠刚刚修葺并有一定的规模。

诗人杜甫在中晚唐时期已名声显赫，韩愈在《悼张籍》中说：“李杜文章在，光焰万丈长。”白居易对杜甫的评价：“杜诗贯穿古今，尽其善，殆过于李。”在元撰撰的《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》中：“苟以其能所不能，无可无不可，则诗人以来，未有如子美者。”杜甫在文坛的地位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据后世不断有文人墨客来长安寻访杜甫生前寓所凭吊题咏，发思古之幽情，尊崇之后为杜甫塑像建祠已表达对诗人的怀念，后为战乱所毁。据《关中两朝文钞》载：明嘉靖五年（1526），创建长安杜公祠。

杜公祠的修建最早由刑部主事张治道首倡，怎奈张治道位卑权轻，最后在巡按河西监察御史吉棠支持倡导下建成。《创建唐工部员外郎杜子美祠堂记》碑文所载：“嘉靖丙戌，巡按河西监察御史吉棠，接满风旋，驻节蒲城，谓少陵乃杜子生长之地，不可无祠。据三学生周敏等呈移文司府，量地、度材、计费、定口，于是巡抚都御史王棻、巡按御史郭登庸、段汝砺、王鼎、各据呈举行如吉。左布政使袁拱等、按察使唐泽等、西安府知府赵伸、同知王旻、知县何钟、陈谏、经画相度，矢心殚力，五月告成。门一，前后堂二，各三楹；东西两虎二，如堂；周以垣墙，树以柳栗，郁葱葱，巍乎焕焉。诸公以余世家杜陵，且首倡祠事，命为之记。”

下文中提及杜甫是生于京兆杜陵，出生之地、居住之地、仕宦之地均是京兆长安。原文是这样描述的：“余考杜子、睿宗先天二年生于京兆之杜陵，而长安乃其生里。祖预，襄阳人；自祖琳，奉朝请，依乞，为监察御史；审言，为学士、尚书，累居京师，以官为家；父闲，徙杜陵，生公，而少陵乃公故里，故公诗曰：故里樊川曲（应是故里樊川，此处可能刻录时有误）。”张治道或以杜甫的郡望为考杜陵是杜陵人，或以杜甫为自己的乡党为荣耀，杜甫诗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首》中有“杜陵有布衣”之句；《哀江头》诗中有“少陵野老吞声哭”之句；公自称“杜陵布衣”“少陵野老”，杜甫也为自己是京兆杜陵人为荣。《旧唐书》杜甫传中记载：“父闲，终奉天令。”（奉天县就是今天的乾县，唐置县以奉祀乾陵。）文中：“杜子生于睿宗先天二年生于京兆之杜陵。”闻一多先生《少陵先生年谱会笺》中载：“杜甫生于睿宗先天元年（712年）。”

回到张治道建祠碑文中最后一段，记载了张治道艰难建祠的过程：“余尝以是告当路（当权者，旧时指身居要职，掌权的人），而当路略无有者考授显著。嗚呼！匪特其路，虽乡里之贤，闻不我豫。方余路曰：为君子作行。疾者阻其路，日：据人察其匪行，而督修益力，故不数月而告成。”这里能明显体现张治道位卑权轻，要不是御史吉棠支持就难以实现。比如：“而今之秉宪度者，急生慢死，孽势灭德。见邑里之灾官要进，百万奉给，既为之身，又为之家；而于邑里之前修之贤，埋灭弗闻，加申如杜子者，数百年来竟无一字、一豆（古代器皿，多为祭祀用，此处借代祭祀）。”乡里有权有势的无论德性如何却百万奉给，而杜甫这样诗文之集大成者却几百年无祠供奉。这里能看出张治道感慨杜公无祠供奉，也能表现张治道为杜公建祠的艰辛历程。

我馆藏第二方碑《太微张先生迎祀祠记》中记载了张治道去世，当地人为了纪念张先生为杜公建祠的功德迎祀太微张先生于杜公祠。文中云：“少陵故无杜公祠，祠自嘉靖丙戌始，盖即公故里建之，所谓礼以义起也。其振作表彰倡始之力，太微张先生居多。先生既歿，缙绅大夫咸谓其薄仕进，耽风雅，与杜公，其里又同；宜并祀于祠，以彰德美。”至于张治道该迎祀于杜公祠，当时迎祀大夫觉得合乎情理，与杜公同祀，千秋万代留给后人评说吧！不过现代的杜甫纪念馆并没有太微张先生，仅存一方石碑而已。

张治道建祠 176年后，清正黄旗将军达理善拜谒杜公祠，见杜公祠里内庭垣断壁、苍烟荆棘，不禁感慨。碑文有云：“公生长于斯，其精神魂魄亦当聚于斯。岂公生平论落坎珂，而遭其复复处此不蔽风雨之地，是余之责也乎！因及命匠石，辟旧地，营新居，新材匠工，傍山造殿一区，周以垣墙，丹雘涂壁，粉饰菜点龛像，另为修葺，焕然一新焉。又就曲水旁构一亭，植以奇花异草。亭后为屋数椽，招僧居住，朝夕奉祀香火，以垂永久。”达理善是个彻头彻尾的杜公崇拜者，“余素嗜杜诗，吟咏之下，尝慨杜公所遭不遇，即其诗以相其人；即其人以三复其诗。窃窃唐以诗取士，而公反不与科选之选，未尝不三致意焉”。这是我馆藏第三方石碑《新修杜公祠记》，碑文记载了达理善将军在康熙四十四年新修杜公祠的过程。文中能看出此次新建杜公祠的位置稍有移动。不同于初建祠，新建祠有僧人居住为杜公看家护院。与张治道相比，达理善位高权重，说干就干，“三闾而工告竣”。将军文采颇富，碑文中曰：“登其堂，上倚崇山，下临溪水，去平地数十丈。采颢氛，绝顶流泉，流水潺湲，与林木微风相映带。面对南山，山之巖崖峭壁，翠绿万状，皆若争妍斗媚于远眺间。”一幅极秀美的画面。“噫！以公少小生长之乡，为公神灵栖息之所，公其可无愧。”

达理善在康熙四十一年新修杜公祠，有碑文并载入《咸宁县志》“艺文”篇，此次之前康熙五年也有重修，有咸宁知县黄家鼎撰写的《重修记》收入康熙七年纂修的《咸宁志》，未见勒石。

几修几颓，诗人祁琳在《游工部祠》诗中云：“城南工部祠，惟有野花香，冷落烟迷径，萧条鸟傍门。”乾隆年间，旧址全毁于火，直到清嘉庆九年重建杜公祠。据清嘉庆二十四年《咸宁志》载：“旧祠在牛头寺南一里塔院之左，毁于火。嘉庆九年，邑士人杨调鼎、王淳敬等请于方公准向，捐资改建于牛头寺东，与寺相属。神像、配像（指杜甫像和张治道像）如旧制。又修官亭、游廊、花亭十数楹，较旧祠规模宏远矣。”嘉庆九年重修应该说是新建，已建于新址（今址），此次应是杜公祠史上最大规模修建。这次重修应有清廷，但均未见到。

杜公祠至同治戊辰七年：“是时，陕方用兵（指同治年间清廷在陕西等地镇压回、捻起义军战争），坏门破壁，千里无色；崇坛巨庙，荡为微尘；而杜祠之颓然于荒草蔓草，固其小焉者也。”几十年后，杜公祠再一次颓废了。陕西布政使林寿图出资重修杜公祠，且重修规模不大，内阁中书谢章铤撰写碑文《重修杜公祠碑》。

光绪十三年，杜公祠再次重修，有碑《重修杜公祠堂碑记》。由叶伯英（头品顶戴兵部侍郎抚陕使）、李菊圃、曾钰（怀清观察），捐俸重修，张宏远负责修建事务。杜甫享堂供有《唐杜文贞公遗像碑》刻于光绪二十九年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长安区政府多次拨款修葺杜公祠，1956年定为陕西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1984年成立杜公祠文管所，2009年更名为杜甫纪念馆，2012年免费对外开放。

夫士君子在天地下，有贱于当身，而贵于身后；有蔽于一时，而耀于万世。盖其所挟持者登峰造极，故愈久而愈不可磨灭，其理固有当然，而时命之穷达非所论也。嗚呼！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，天意公已会，人间留好诗。夫千载之间，目击公诗，而堕千秋之泪者多矣！少陵苍苍，滴水汤汤，杜公风骨，山高水长！

张利军